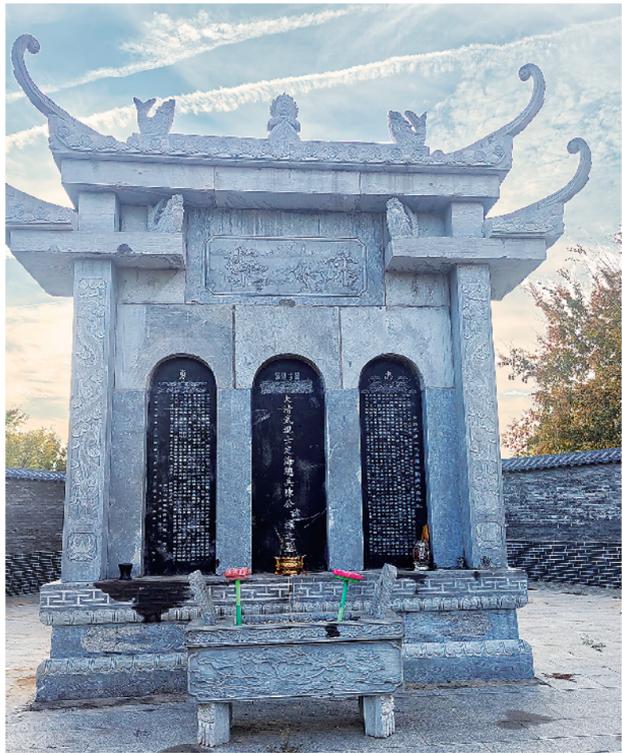


散文

## 大帅陈标

刘彦章 周建山 文/图



陈标墓

沙河河作为淮河的最大支流,从豫西山区一路东流,在周口境内蜿蜒160多公里。有河必有湾,有湾必有滩。河湾处的水顶冲流急,往往形成冲积平原的大河湾。

在周口中心城区,从西到东,沙河河天然形成了很多湾,比如康湾、黄湾、牛湾、陈湾。河道蜿蜒成了一条曲折长龙。

陈湾在武盛大桥西侧,东西有两三公里长,像个巨大的弯弓。

陈湾原名黄滩,如今是周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的一个村。清朝乾隆年间,黄滩出了一个武举人、武进士陈标,因此改名为陈湾。

陈标生于1719年,清嘉庆四年(1799年)卒于家,享年80岁,卜葬于陈湾村南,沙河河之阳。陈标生前官至浙江定海总兵,兼署浙江提督,官阶正二品。陈标墓就在沙河河北岸河堤南侧河滩上,东距武盛大桥约1公里。

淮阳古称淮宁,清道光《淮宁县志》载:

陈标,字允式,号和庵。中河南乡试乾隆甲子科第一名武举人,甲戌科进士,引荐以侍卫用,赏戴蓝翎。乾隆二十五年选广州都司,旋由吴川游击升崖州参将。值黎峒滋事,微委进剿,足被伤,力疾追击,未半载奏捷,擢香山副将。大宪以龙门要口近接安南(今越南),奏请将标调任,奉旨准行。岁饥,军民乏食,标以工代赈。大宪嘉其能,交章保荐,恩简浙江定海总兵,兼署提督。嗣台湾逆匪作乱,标领舟师梭巡海岛,台匪不得蔓延,士民德之。人都闻见,叠奉温旨,因足疾屡请假,任不准。乾隆五十七年,始得告归。寻卒。嘉庆二十四年,经部咨查,列入国史。呜呼,荣矣!

陈标25岁考取河南省武举第一名,35岁考中武进士,受到乾隆皇帝的面试与接见,入宫侍卫,赏戴蓝翎,在宫廷行走历练4年。之后,出京历任地方武官,前后30多年,梭巡福建、浙江、广东、海南、台湾海疆,保家卫国,平定叛乱,清廉勇直,年过古稀始允退休,80岁寿终正寝,官至正二品,为封疆大吏,且官声清佳,深受爱戴。陈湾村族人至今称其为“陈大帅”“陈大人”,春祭秋祀,香火不绝。

陈标起于垄亩,平步青云,他的发迹带有传奇色彩。300年弹指而过,但关于他的传说,至今不衰。

综合清国史、方志及家谱:陈

标,其祖本周氏,居山西洪洞县北王赵,明洪武二年(1369年)迁居山东金乡县牌坊林。明末年间其十一世祖周世恭迁居商水县沙河齐家口西,开辟渡口,以摆渡为生,周家口由此得名。明朝移民,官府规定同胞兄弟不得同徙一地,周姓四兄弟为迁居一处,其他三兄弟分别改用亲族董、阎、陈之姓。周姓居周套楼,陈姓居陈滩。陈标父陈其德,母邓氏。

陈标自幼父母双亡,少时游走乞讨,顽劣非常,尚义使气,10岁左右在其伯父陈其福开设的火星阁米粮坊帮工(地点在今周口关帝庙广场附近)。一次,安徽颍上县江口镇米商陈百川来周家口贩粮,晚上住在陈其福的商铺。陈百川夜里小解,忽见廊下有一黑物躺卧,眼如铜铃,在黑暗中发出灯泡一样的光。陈百川大惊,转身跑回屋内,吓得浑身颤抖,结结巴巴地问道:“屋檐下咋卧只黑虎?”主人笑道:“侄儿顽劣,夜里就睡在廊下,何来黑虎?”陈百川似有所悟。

临别,陈百川设宴盛情答谢主人。酒足饭饱,他郑重其事说有一事相求:自己膝下无子,家业无人继承,愿收令侄陈标为义子,并带回老家学习经商。陈标自小饭量巨大,日餐一斗,且性情无赖,陈其福深为其累,就做了顺水人情,答应了陈百川的请求。作为回报,陈百川卸下三船米粮,将其中一船米粮慷慨奉送。之后,陈百川带着义子升帆开船,顺着沙河河向下游驶去。

到了江口镇,陈百川为义子请来塾师,让其白天习文,夜里练武。顽劣的少年陈标如同换了一个人,读书如饮水,过目成诵;练武显异禀,一教即会。刀马弓箭,样样精通。10年下来,陈标身长超过两米,别人坐凳,他坐方桌,且膀大腰圆,力大无穷,人送绰号“黑虎”。乾隆九年(1744年),陈标参加甲子科河南省乡试武举考试,技压群雄,高中解元,取为全省第一!

陈标的开挂人生从此开始!

二

清制,取得了“省考”武举,就有资格参加“国考”武会试。北京武会试考场,陈标力举千钧,盘马弯弓,百步穿杨,赢得考官阵阵喝彩,被乾隆皇帝钦点为武进士。这为陈标后来的仕途铺平了道路。

陈标从跟从义父到进京考取武进士,有十多年时间。这期间,他来往于江口镇与老家周家口之间。特别是在老家,他的少年天性得以释放,并留下了不少有趣的传说。

陈标幼年失怙,身体健壮,性情顽劣,渐长,以打柴为生。陈滩西距周家口镇15里。他有两个朋友——杨三耙子和黄须宝。物以类聚,人以群分,三个青春少年,经常厮混在一起,上演了些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。

一天天不亮,三个人担着柴薪,沿着河堤到周家口卖柴。鸡不叫狗不咬,三人走到小杨庄的地头,摸到河堤下一家菜园,拔出地里种的大葱,就着带的干粮,大吃起来。哪知,种菜的老汉苦于时常有人拔葱祸害,提前将大粪泼在了葱上。三个人满嘴臭味,怒从胆边生,相互一嘀咕,每人挪来一个大石碾,斜斜着靠在一起,把菜园里的土井口,盖了个严严实实,之后大笑而去。

水菜水菜,种菜离不开水。天快黑时,老汉等到三人赶集回来,苦苦相求,并保证留着一沟葱,让三位英雄享用,只求三人把井口的三个大石碾挪开。陈标三人一对眼,一人抱一个,大喝一声,把三个大石碾移开了。

当时,碾麦打场的石碾,一个有几百斤重啊!

陈标是陈滩陈姓的六世祖。也就是说,陈标的上代已在周家口生活了五代一百多年。从明朝开始,周家口由于水运发达,逐渐发展成一个繁华的商埠。城内店铺林立,五行八作,百工百业,甚是热闹。

三

乾隆十九年(1754年),陈标赴北京参加甲戌科全国武会试,金榜题名,高中武进士,被乾隆皇帝钦点为侍卫,赏戴蓝翎。此后,这个从中原沙河河畔走出的青年才俊,逐渐成为雄镇一方的武将,官至定海总兵。特别是台湾动乱期间,他驻守三载,为平定叛乱,维护东南台海的稳定作出重要贡献。

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,乾隆时期的海禁政策,已大大阻止了中外交流及经贸发展。地方官绅对此深为反感,常常串通倭寇等海外势力,偷偷进行海上贸易。陈标为官主要在浙江、福建、广东、海南、台湾,保护清朝海疆及海上门户,所到之处,政绩斐然。

乾隆五十一年(1786年),台湾林爽文聚众起义,之后演变为分裂国家的社会动乱。乾隆五十二年(1787年),陈标随兵部尚书福康安率军赴台,参与平定台湾动乱的大规模海战。由于大海之上风高浪急,清朝水军不习水战,多次渡海受挫。叛军联合倭寇水贼,使动乱有扩大之势。在此紧急关头,清廷委任陈标领舟师梭巡海岛,制止匪患蔓延。

家乡人对于陈标抚台,也有动人的传说。

起初,陈标率领舟师出海巡逻,一再受挫,郁郁不安。他和部将常在海边踱步思谋,并求教于当地居民。一日,他的手下遇见一个英姿飒爽的鱼家女。鱼家女说:“破水贼容易,只需陈大帅招一个掌印的夫人。”陈标屈身拜拜,鱼家女献出了破敌之策:打造巨舰,多装舰炮;舰船用铁环相连,以抗海风巨浪;船底及船帮插满三尺长刀,防止水贼靠近;留船,并以利刃绞杀敌寇;利用潮汐风向,顺风出击,出其不意;登陆进剿。据说,陈标从善如流,出海平叛顺利,并兑现诺言,纳鱼家女为妾,且由此引发身后尸骨被盗故事。此为后话。

据传,陈标带领舰身插满利刃的舰船巡洋灭贼,所过之处,海水漂红。潜入水下的水贼,被利刃绞杀无数。水贼精于水战,但始终不能靠近舰船。只有水贼首领,乘坐巨舰拼死相撞,并甩出挠钩飞身攀上陈标的舰船,眼看就要得手,陈标手起刀落,砍断水贼首领的一只大手。水贼首领的大手落入船舱,水贼首领溺水而亡。陈标退休回乡,带回了这只已经风干长满黄毛的大手。这只手如小蒲扇,一直保存在陈标族人后生家,后因失火烧毁。

此前,陈标因平定海南崖州(当时属于广东省)黎峒滋事,被传撤进剿,足部中箭,仍忍痛骑马追击20多里,留下病根。一遇湿寒,病足沉痛不能行步。平抚台湾后,他已年过七旬,多次上书致仕,朝廷不允。直到73岁,乾隆帝始恩允其告老还乡!

四

陈标的墓地在沙河河北岸,正处于沙河河陈湾水域宽阔凹型河水的环抱中。陈家的后代说,这里是风水宝地。陈滩村原来就在河北岸

沙滩上,陈标的墓地当时就在村南头。

关于陈标墓,有尸骨被盗的传说。

陈标有妻妾四人,生有四子:长子万清,官至茶陵州知县;次子万浩,举人,六修宗谱;三子万杰;四子不详。四子,很可能就是陈标在梭巡台湾期间纳妾所生的幼子。传说正是此子演出了一幕瞒天过海盗走陈标尸骨的闹剧。

陈标过世后,生活在南方的妾生庶子,曾辗转千里来到陈滩认祖归宗。古代嫡长为尊,庶出为贱。陈标的族人以为,南方小妾所生幼子上不了台面,且天各一方,少有联系,并无感情,坚决不答应所请。此子离开时丢下话来:“我早晚要把父亲的尸骨请到南方,以安立门户。”

又过了多年,分居南方的幼子,带着几条大船,船上装满南货及竹篾、扫帚,带领一众家属下,浩浩荡荡经沙颍河开到陈滩。一千人众把船锚抛下,安营扎寨,吹拉弹唱,大张旗鼓为陈大帅扫墓祭奠。最后几天,南方的儿孙以货物受潮为名,在陈标大墓周围扯起绳子,从船上卸下篾子、扫帚竖立遮挡以晒物品,暗地里悄悄让人从河滩挖掘地道进入墓室,盗走陈标遗骨。得手后,竹篾、扫帚也不要了,扯起风帆,扬长而去。后因大雨过后地面沉降,陈滩村人才发现从南到北有一条地道直通墓室,方才想起来数年前此子认祖归宗不成,临走丢下来的那句话。

此事当真?经陈标的族人证实,几十年前,那条塌陷的地沟看起来仍非常明显。2019年,我市文物部门对陈标墓这一重要文化遗迹进行重修时,陈标的第14世孙陈金来,看到陈标的棺材依然光洁如初,棺木呈朱红色,没有任何腐朽痕迹。他故意用锋利的铁锹铲了铲,棺木发出“咣当”“咣当”似金属撞击一样的声音,让陈金来很是吃惊。

陈标两个儿子的坟墓一左一右在下首紧贴着父墓。沙河河滨河公园改造时,施工队不小心把其中一坟铲平,露出了棺木一角,可以看到棺木依然完好。因此,陈标尸骨是否被盗掘,现在还是个谜。

陈标为官清廉,退休前儿子分别在陈滩村,以及现在的四五酒厂旧址南院、关帝老街东侧广场附近八一路大桥桥北侧一带,建有府邸,三进院落,大门门楣上书“帅府”三个大字。在酒厂大门斜对面的南北巷口,建有石牌坊,上书“总兵坊”。后来,府邸建筑及石牌坊被拆除。陈标后人曾带文物部门的同志现场指认,现在八一路二小的校园内还埋藏有“帅府井”。

陈标使用的大刀,刀身不知所终,但刀把长3米,陈家后人用来做了檩条;陈标的铁胃(头盔)很重,他的重孙子曾曾失地戴在头上,结果压坏了脖子,直到去世也没有扶正,一辈子被十里八村的乡亲称为“陈老歪”;陈标家存放的5道圣旨,每道宽近半米、长一米多,很多人都见过,后不知下落;陈大帅带回的行军锅,在14世孙陈金物家保存,后来此锅及陈大帅的腰刀(长1.5米,宽0.25米,重48斤)和烧水铁壶,都在“大炼钢铁”时回炉了;大帅的蟒袍、花翎帽子、战靴、帅府灯笼都先后遗失。至今存放的只有帅府家的一对石碓(石臼),仍在陈滩村民陈友奇家。

陈标为官30余载,长期驻守边疆海防,为官清正清廉,关心民间疾苦,打击海盗水寇,参与平定动乱,维护海疆稳定,维系国家统一,功不可没。退休后,为人低调,不扰地方,身体力行,造福乡里,深得士民称道。

为报答义父深恩,陈标退休回乡后首先来到颍川县江口镇。看到券门失修,他捐资并号召修复了东、西、中三个券门,修缮了塞墙,疏浚了护城河,居留半年才回到老家。他出资凿井,为乡亲服务。村民至今记得,陈滩老村的古井,井口直径3米多,上横木板,村民可踩板汲水。井水极甘甜,可供全村使用。此井前后使用近200年,现埋在陈标墓北侧老村地下。

陈标从沙河河出发,半生蹈海涉江,戎马倥偬,平乱定边,盖棺论定,被赞“忠孝廉勇”。他生死征伐,魂系故里,百年后,头枕沙河河长虹碧波,安然长眠……

万川归海,山水相连,陈标的功名勋业,将随着历史迷雾的拨开,展示出其本来面目,成为照耀沙河河的熠熠灯火!

诗歌

## 等待一场大雪(外一首)

杨亚爽

等你,连同这首孤独的诗  
你悄然脚步  
直达我思念萦绕的梦境  
沁透了我枕边的那片云

初冬的第一场雪

不知从何时起  
北方的雪  
失去了原来的厚重

看不见的星星  
在你的怀中熟睡  
我双手捧起这晶莹的希望  
感动的泪就淋湿了大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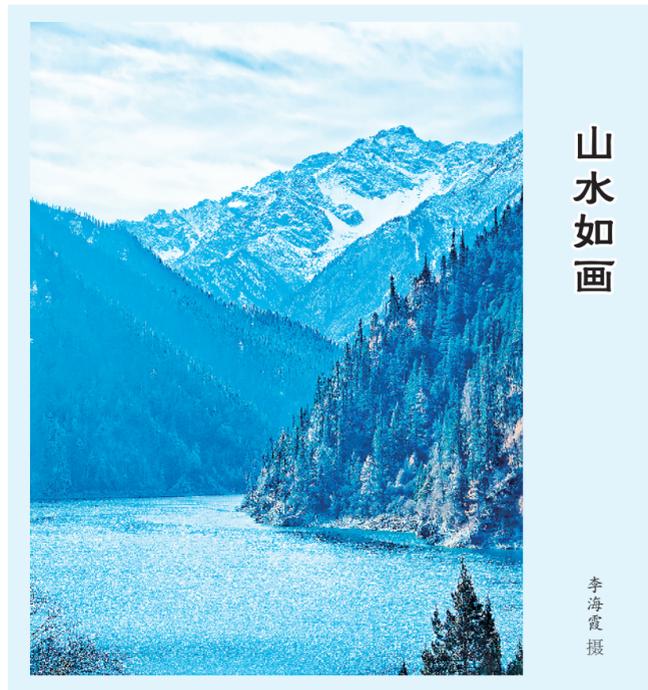
它变得有些细腻  
有些轻薄、有些优雅  
又有些闲适

我向天空借一粒种子  
与你一起拥抱山河  
幸福地在枝头相依  
看远方走来了红衣少女

我在窗内看雪  
雪在窗外看我  
相视两不厌  
何必曾相识

再次用一万种想象  
和你一起温暖这个季节  
我在小雪的门口  
等你来大雪纷飞时

在这个芬芳的早晨  
我用雪的洁白  
把一粒粒尘埃  
悄悄地埋葬



山水如画

李海霞 摄

## 我最爱读《周口日报》

尚纯江

2005年至2008年,我患了一种严重的疾病。其间,先后做了两次大手术,喝了无数剂中草药,每天与病床、输液瓶、中草药相伴。家中,常年弥漫着浓重的药味。庆幸的是,在医生的极力挽救和亲人的照顾下,经过数次“生死两难”和“垂死挣扎”,终于逃过了阎王的“死亡追捕”。黄皮寡瘦,皮包骨头的我,在大病初愈尚未恢复工作之时,感到了寂寞。

妻说,你不是一直喜欢文学吗?过去工作忙,没有时间写,现在有空了,你就写点文章吧。我点了点头。

妻为我买了台电脑,我开始漫长的文学创作之旅。写的文章投到哪里呢?

当然是投到《周口日报》啊!因为从《周口日报》的前身——《周口时报》开始出版的那一天起,我就与它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1990年8月的一天,我在单位上班时,一眼就看到了所长从局里拿回来的一摞报纸里面的《周口时报》。我为之一振,我们周口也有报纸了!我要先睹为快!

散发出浓浓墨香味儿的报纸,虽然当时还是四开四版的黑白小报,但报纸的内容非常丰富,这份报纸一下子就吸引了我。从此,它成了我必读的报纸。有时读的心痒手痒,就拿起笔来,写上一段文

字,用信封装了,贴了邮票,投到报社编辑部。只是这些文字大多泥牛入海,直到我调到刑警大队技术中队时,才偶有豆腐块文章见报。见报的有小诗,也有新闻稿件。每逢文章见报的时候,我就喜不自胜,找人小酌一杯以示庆祝。那时,单位里就有人称我“诗人”“作家”。其实我知道,自己离那个头衔还远着呢!充其量也就是个文学爱好者。

不过,那时候工作千头万绪,每天焦头烂额,即使是读读书,看看报,也是忙里偷闲。写一篇文章,是要挑灯夜战的。

于是,我就趁着还没有恢复工作、时间充裕,写些文章。先是学习写诗,后来在编辑老师的指导下,写散文,写小说。后来,我的作品不时发表在《周口日报》首发的《深秋的田野》《请说普通话》《最美的风景》等小小说,入选多种中国小小说年选选本,有多篇小小说、散文被选作全国各地各类考试的阅读理解或模拟试题。我先后加入了周口市作家协会、河南省作家协会,进入全国公安文联。

《周口日报》即将创刊35周年,我真诚感谢报社的各位编辑老师,真诚地祝愿《周口日报》永远红红火火。

35 见证·成长  
周口日报创刊35周年征文  
1990.8.1—2025.8.1

道源



本版统筹审读 董雪丹  
投稿邮箱:zkbrdaoyuan@126.com